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前所未有的荣登六项当代日本文坛大奖榜首之作

SHI WEN B U K
百世文庫

模仿犯

我不是模仿犯，
这是世界上首创的犯罪方法
虽然你乞求我让你去死，
可我却让你这样卑微地活着，
你是不是也没有办法？
过去人们都是因为感情而杀人，
从现在开始，
我要理性地杀人，
就像神在杀人一样

模仿犯

第一部/上

日本文坛六冠王

日本顶尖犯罪推理小说作家

宫部美幸/著

胡燕
韦和平
乔君 /译

SHIWEN B-K
百世文庫

I313.45
G375
:1.1

幸美部宫 / 著

胡燕 韦和平 乔君 / 译



模仿犯

第一部 藏书



A7515/0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31411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出版 © 2004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全球中文简体字版版权为世文出版(香港)有限公司所有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由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模仿犯(第一部/上下)/(日)宫部美幸著;胡燕,韦和平,乔君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7

书名原文:模倣犯/上

ISBN 7-5057-2015-5

I. 模… II. ①宫…②胡…③韦…④乔… III. 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I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59668 号

MOHO HAN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2001 MIYABE M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OGAKUKAN,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INC., Toky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SHIWEN BOOK (H.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模仿犯(第一部/上下)

作者 [日] 宫部美幸

译者 胡燕 韦和平 乔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25印张 398千字

版次 200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015-5/A·524

定价 36.00元(上、下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3965

更多书讯请登陆: <http://www.shiwenbooks.com>

模仿犯心语



我不是模仿犯，这是世界上首创的犯罪方法。

淘汰是为了选拔，这也是观念；残酷是为了最大的幸福，这也是观念。

任何人的心里都有阴暗面。他们为什么要做恐怖的事情？

因为他们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要说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人的心里都隐藏着和杀人犯相似的想法。

家里人都被杀了，只留下他自己一个人，而这个男人却成了我们犯罪的第一位发现者，

该怎么办呢？

好了，演出就要开始了。

如果丢掉模拟想法而变成数字的，那就不用再找我们了。我们是无色无味的。

因为漂亮的颜色，动物、鱼和鸟要比人漂亮。我认为杀了它们是无所谓的，所以，战争当然就是人们之间互相的残杀。

上天给了我一位非常合适的朋友，我笑的时候，这位朋友也会一样地笑。这些家伙当然不会明白，要想把树藏起来，最好的地方就是树林。

无论如何，你们也不会达到我的水平。我的计划总是被一些平常的家伙所干扰。

这是从未有过的犯罪，这就是我们的作用。

人的作用生来就注定了，如果认为自己是不幸的，那就已经输了。

虽然你乞求我让你去死，可我却让你这样卑微地活着，你是不是也没有办法？

过去人们都是因为感情而杀人，从现在开始，我要理性地杀人，就像神在杀人一样。

他的无能就是他的才能。

模仿犯 故事



一位姑娘消失了，
不久有人发现了被砍断的右手，
案件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在东京郊区一直经营豆腐店的有马义男的外孙女古川鞠子突然下落不明，十个月之后，有人在隅田河沿岸的大川公园发现了女性用的手包和被砍断的右手。日本电视台和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所有日本人都在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

“我就是那个把右手扔到大川公园的男人，你们不想再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了吗？”突然有一个电话打到了电视台的直播节目组。

“手包和右手的主人是两个不同的人，手包的主人是一个叫古川鞠子的女性。”随着这起让人意想不到的案件的进展，人们越来越惊讶了。罪犯不止一次地给节目组打电话，兴奋地谈论着案件的相关情况，罪犯不仅嘲笑报道案件的媒体，还嘲笑因案件内容所兴奋的观众。不久，在罪犯告诉媒体的地方，发现了古川鞠子的尸体……“直播我的犯罪。”

那位给直播节目组打电话的罪犯又预告了更恐怖的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杀人计划”。整个日本都被这起案件所吸引。预告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所有的人都在和理性抗争着，在电视机前面一动不动地站着。然后，报道开始了……

两名嫌疑犯在一起车祸中死亡！
案件就会这么简单地结束吗？

报告文学作家前烟滋子大吃一惊。就在那个“杀人计划”把日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在那辆坠崖并燃烧的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丈夫前烟昭二的尸体。以前，滋子还打算亲自去采访另一起案件的受害人的家属：塚田真一，可转眼之间，自己也成了受害人的家属，她再也没有心情去采访了。警方证实，开着那辆坠崖汽车的男人的尸体是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在栗桥浩美的房间里发现了大量和连环绑架杀人案有关的证据。警察宣布，他们很可能就是罪犯；媒体对这两个人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肯定性的报道；人们对此又哗然一片。

自称是嫌疑犯朋友的男人开始在电视上讲述案件情况：
“真正的罪犯还活着”，于是人们开始等待那令人恐惧的结局。

“是的，我认为罪犯另有他人。”

就在大多数人认为死于车祸的浩美和和明就是罪犯的时候，一个男人闪亮登场，出现在媒体面前，这就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犯罪心理学家纲川浩一。他是浩美和和明中学时的同学，那时他的外号叫“豌豆”，这是因为他笑的样子很像豌豆。“豌豆”认为和明是无实之罪，另有一名真正的罪犯。“豌豆”参加了许多电视节目，主张自己的“真凶存在说”。不久，他那极具说服力的主张、潇洒的长相和理智的谈吐风靡了整个日本……

“豌豆”认为的那位真正的罪犯到底是谁？

失去心爱之人的有马和滋子会对这名真凶穷追不舍吗？

加害人、受害人、家属、警察和媒体，所有能看见的人全都卷了进来，这个故事进入了极具冲击力的最后结局……

II

模仿犯

第一部

目 录

上	1
下	251

精 采 如

模仿犯

第一部/上



家里人都被杀了，只留下他自己一个人，而这个男人却成了我们犯罪的第一位发现者，该怎么办呢？

1

1996年9月12日。

直到事情过去很久以后，塚田真一还能从头到尾想起自己那天早上的每一个活动。那时在想些什么，起床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在散步常走的小道上看到了什么，和谁擦肩而过，公园的花坛开着什么样的花等等这样的细节仍然历历在目。

把所有事情的细节都深深地印在脑子里，这种习惯是他在这一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养成的。每天经历的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就像拍照片一样详细地留存在记忆中。从谈话的始末到周围的风景，一切的一切都牢牢地保存在心里，休想逃脱。为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些谁都会轻易丢掉的记忆，他却一定要牢牢地捕捉到。

那天早上，他从二楼自己的房间走下楼梯时，记得中途听到打开收音机按键的“喀哒”声。心想，今天比平常要稍微迟了一点儿，从楼梯拐角处的照明窗向外看去，一位身材微胖的穿着灰色T恤衫，挽着袖口，骑着轻便摩托车的送报员正好从他眼前经过。他的T恤衫的背面印着浦和队的队徽和吉祥物。

刚一摘下门厅的门链，似乎闻到他的气息的那只名叫诺基的狗就开始在院子里叫了起来。它高兴地把锁链弄得哗啦哗啦直响。真一把门打开，诺基就拼命向他蹿过来，身后的锁链被抻得笔直笔直的，并高兴地把身体蹿向空中。这时，真一看见诺基肚子底下的毛有一块似乎显得有点儿稀疏，好像能透过毛层看到皮肤似的，是不是受伤了，真一心想。诺基是不是被勒住过，他正想仔细看看，可这时想跟他出去散步的诺基正高兴地围着他打转，此时真一可对付不了它。没办法，只好等散步回来再说吧，先让叔叔看看，再决定要不要带它去看兽医。这样想着，真一便解开了院子角落木桩上的栓诺基的锁链。昨天夜里好像是下过雨了，锁摸上去湿漉漉的，拿在手上似乎比平常重了些。

诺基到石井家的时间大约比真一还早半年，现在正是最能玩儿、最淘气的时候，总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似的。虽然它的毛色很像仿真的毛绒玩具，看上去像是一条很漂亮的牧羊犬，但是真一听石井夫妇说

过,它并不是一条纯种牧羊犬。如果是纯种犬的话,鼻子要更短一些,身材也应该更短小才是,不过它现在这种样子倒更惹人喜爱。

真一自从住进石井家算起来已将近十个月了。早晚带着诺基出去散步如今已完全非他莫属了。应该说,石井夫妇似乎根本谈不上喜欢狗,对于他们来说,带诺基出去散步一直是件很麻烦的事。实际上,真一常常觉得阿姨对诺基这样的大狗真的很害怕。因此,诺基很依恋真一,真一也很乐意照料诺基,可以说他和它都相互使对方感到轻松。

如果真是不喜欢狗,为什么要养诺基呢?既然嫌照顾起来太麻烦,可为什么要养呢?对于这个问题,真一几次想问,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虽然很想找到答案,却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嗯,这条狗可是经历过悲惨的事情啊,所以……”真一曾听石井夫妇这样说过。那么,石井夫妇是觉得可怜才不忍心丢开它不管的吧。这是真一的理解。“是这样吗?原来诺基是条没人认领的狗哇。和我一样啊。”真一总在心里这样想。石井夫妇一看到真一的脸,就会露出猜想他一定是在想什么的表情。石井夫妇在想些什么,真一也知道。只是大家都做出佯装不知的样子。

打开项圈的锁,换上散步用的皮带,真一带着诺基走到街上。诺基开始神气地拽着真一向前走。虽然散步的路线是固定了的,可这条狗每天总是希望朝不同的方向走,尤其喜欢往没有铺柏油路面的地方钻,一定要让爪子伸到土里才开心似的。真一也时不时任由诺基拉着向前走,但是今天不行。因为昨天夜里刚下过雨,到处都是积水,选择铺了砖的道路总会好走些吧。于是,他把诺基拉了回来,向着往常散步路线走了过去。

出了小路,走上明治大道。到底是早晨,车的流量要少得多。这时候,哪辆车都开得飞快。真一和狗刚走上大路,一辆出租车就从他们身旁飞似地掠过,诺基像抗议似地冲着那辆车叫了几声。

沿着明治大道向西,经过白髭桥东的十字路口就进入了大川公园。到底是秋天了,天亮得晚了,到这个时候太阳才从他们的身后慢慢地升起来,从右边可以看到从高层建筑群的玻璃窗反射过来的光。

真一拉住向前走着的诺基,停下来,转过身去面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

如果是真一过去的老朋友,要是听说他现在每天早起迎接日出的话,一定会作出非常吃惊的反应。以前,和大多数的高中生一样,真一也是属于夜猫子型的年轻人。早上,要想让他按时起床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过,按他的说法,反正学校的上课时间一般都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嘛,有什么关系呢。

如今,他可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方面自己很注意,可能是因为住在石井家的缘故吧。不知不觉的一段时间里,从时而起晚了,时而又起得特别早,慢慢地养成了早起迎接日出的习惯。

为什么会如此?他也曾试图自问自答,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就是说,还没有合乎道理的理论上的答案。但是,就自己的心情来说,自己倒是真的很想理解自己这么做的意义。

真想弄清楚。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每个早晨、自己活着。不,应该说是昨天一天生命的延续,迎来了今天——生命的新一天。自己离人生的终结还远着呢。虽然是一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新的一天,不管怎么说,昨天一天过去了,昨天这一天自己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不这样想的话,就感觉不到生命存在的真实。就好比,在一望无际的、无论往哪儿走风景都不改变的沙漠里步行的探险家一样,不时时回过头去确认一下自己留下的足迹,就不知道自己是前进了还是停止了。

尽管真切地感受到早晨的阳光照射在自己的身体上,真一却常常会冒出一些古怪的想法:我真的没有死吗?不是太阳在尸体上来来回回地走过吗?使自己陷入一种空虚的心境之中。

正当真一站在那儿,眯缝着眼睛看着朝阳的时候,身旁的诺基“汪”地叫了一声。真一回过头来,看见从大川公园方向跑过来的一位身穿慢跑运动套装的女子,已经跑到他的面前了。

“早上好。”女子冲真一打了声招呼。真一本能地冲她轻轻点了点头。他的动作看上去像是点了点头又似乎没点头的样子。“早上好,诺基。”女子又说,诺基摇了摇尾巴。身穿慢跑运动套装的女子脸上堆满了笑容。

“下过雨可真不错啊。”

她没有停下脚步,束起的头发有节奏地甩着,从真一和诺基的身旁

跑了过去。

她每天早上不早不迟,大概总是这个时间。至于她的姓名啦、住在哪里等真一一概不知。年龄看上去大概有三十多岁吧,也许是住在这附近的人,也许仅仅是因为跑步才经过这里的跑步者,又或许是从相邻或临近街区的远处跑过来的也未可知。她也不知道真一叫什么。致于诺基的名字,真一从来也没告诉过她。可能是她偶然听到真一招呼诺基时记住的吧。

虽然她已经多次向真一打过招呼,而真一的反应却仅限于点点头而已。尽管如此,这位女子还总是向真一打招呼,也不忘向大狗诺基打招呼。真一总是默默地点点头。周而复始。

“喂,诺基,走啦。”

听到招呼,诺基高兴地在地面蹿起来。它把耳朵放平,翘起鼻子咚咚地向前跑去。因为紧紧抓住牵引它的皮带真一被它带着朝前猛跑。

在大川公园的门口稍稍停了一下之后,诺基的脚步放慢了,进入了公园。在为维护河岸而修整过的狭长的绿地上,有着由植物组成的花坛,这是一个仅仅由铺装的散步小道和绿地组成的简易公园,但却是一个非常适于散步的地方。到这里来,经常可以看到带着狗遛弯儿的三三两两的人。其中虽然有的人每天都可能碰到,但真一是个连一声招呼都不打的人,可想而知,遇到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感觉,没有一个人像穿运动装的女子那样不在乎地向他打招呼。

园中的小道呈巨大的S型,公园的西侧正对着隅田川。沿着台阶登上堤岸,面对着深绿色的水面,可以望见对岸浅草方向成排的房子。因为高速公路6号线从头顶越过,所以总让人感到一种压抑感,可真一却很喜欢站在堤上向远处眺望。在住到石井家之前,真一从来没有在水边上住过,从护岸公园里远眺,对于真一来说完全是耳目一新的事情。

来到隅田川的右岸,登上堤岸,真一和诺基一起跑起来。迎着初秋的晨风,脸上感觉有点儿冷,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被风吹得扑啦扑啦地响,诺基背上的长毛也被风刮得飘了起来。河上传来挖泥船的马达声,诺基站住了,摇着尾巴汪汪地叫起来。如果正好有水上巴士经过的话,

甲板上的乘客们有时会朝他们招招手，这可是诺基很乐意看到的事，它的尾巴会欢快地摇起来，以示回应。不过，现在挖泥船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散布在河面上，只是断断续续地飘来河泥的臭味儿，把诺基孤零零地丢在河岸上。

“喂，那可不是运客的船啦，诺基！”

真一一边抚摸着狗的头，一边笑着。诺基反过身来舔着真一的手。真一任狗的舌头舔着，感觉很舒服。

在堤上跑了一会儿，真一和诺基又下了台阶，返回到散步小道上。从娇柔地盛开着大波斯菊的花坛一侧穿过，就可以向公园的出口方向走了，这时前方传来急促的狗叫声。由于有植物的遮挡，什么也看不见，大概是狗打架了吧，狗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诺基也竖起了耳朵，看上去像是在说我要不要也参加的感觉。真一抓紧了诺基的项圈，为了防止它飞跑过去，边拽着它边向前走。

转过树丛，可以看见那条大声叫着的狗了。那是一条西伯利亚雪橇犬，这时正在公园小道的入口处大声地叫着。不管旁边的主人怎么拼命地拉，那条狗仍然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兴奋的样子。

狗的主人是一个年轻女子，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年龄大概和真一差不多，也许比真一还稍大一些。身材苗条，个子高高的，小腿很长，体力看上去也不错，不像是那种柔弱型的女子，眼下只见她用尽力气在拽那条狗，看上去也只是勉强强把那条西伯利亚雪橇犬拉住。

“锦武！怎么回事，别叫了！锦武！”

她一边大声呵斥着，一边用脚后跟抵住地面，拴狗的皮带已经被牵到极限了。就这样，狗还是继续边叫边拽着她往前走。

锦武叫着要去的目标是公园的垃圾箱。是一种大型的带盖儿的平衡式垃圾箱。箱体上印着“燃烧垃圾专用”的字样，从盖子下面可以看到露出的半透明的垃圾袋。

“锦武，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狗的主人——这名女子，显出一脸困惑，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儿。像要求助的样子，她不断地往四处张望着，视线正好与真一的视线碰到一起。于是，她对真一说道：“我家的狗不知道是怎么了。”

真一的确有点儿怕。他特别不愿意和不认识的人说话，何况还是

个女孩子。今天的处境可是真一最不希望碰到的，他最怵的就是这类与人交往的事了。

“喂，锦武，你到底在叫喊些什么呀！”

尽管狗的主人在怯生生地制止它，狗还是越来越兴奋，前爪已经够到了垃圾箱，把垃圾箱的箱盖儿弄得悠悠悠悠直摇晃。

像受到锦武的感染似的，诺基也开始叫了起来。真一呵斥着它，拍着它的头想让它蹲下来。诺基还想叫，真一又一次拍着它的头和耳朵，让它蹲下。真一用双手抱着诺基的头把它往小道的另一头拉，没想到手里的皮带一下子就和灌木围成的栅栏绞在了一起。

锦武已经完全将身体压在了垃圾箱上，正在用鼻子向垃圾箱盖的缝隙处拱着，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锦武！这样可不行啊，快停下！”

狗的女主人声嘶力竭地叫着。近在咫尺，真一却没法走过去帮忙，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尽管他不想掺和别人的事，可这也不能不管呀——

锦武像是受了刺激，叫声一下子停了，可诺基又开始叫了。真一回过头去制止诺基，就在这时，咕咚一下，锦武把垃圾箱弄翻了。

锦武和垃圾箱一起倒在了地上。就在这一刹那，皮带也从它主人的手里滑脱了。身体自由了的锦武又飞身进了横躺着的垃圾箱里。它从垃圾箱里刨出了那个半透明的垃圾袋，又用爪子和牙将袋子撕裂开来。破纸杯、第一食品公司的纸口袋，垃圾刺鼻的臭味儿扑面而来。

“哎呀，太臭了！”

随着皮带从手中挣脱，锦武的女主人也被摔倒在地上，这时才捂着鼻子大叫起来。

“什么东西这么臭啊！”她冲着真一喊道，“这狗就是因为这个臭味才这么不正常的吧？”

但是，真一没有答话，眼睛看着锦武。眼看着，锦武就把那个破碎的垃圾袋给拖出来了。

滚落在地上的是个茶色的纸袋。锦武咬着纸袋的一端，只见它下颚动了几下，袋子就破了。已经能从袋子的缝隙看见里面的东西了。异臭更强烈了。真一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锦武更用力地咬扯着，从纸袋

里被拖出来的东西不偏不倚地出现在真一的眼前。

是一只人的手。胳膊肘以下。指尖指向真一的方向。指着他，像是在打招呼，又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锦武的主人，像是要把早晨的空气给撕裂一般号啕大哭起来。像木头一样呆立着的真一，条件反射似地用手捂起了耳朵。同样的事情，几乎在一年前真一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又出现了：哭声、血以及呆呆伫立的我。

真一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步。但是，视线始终没有从那只指向他的手，死人的手上离开。那只手的手指，就像花坛里盛开的大波斯菊的花瓣似的，被染成了淡紫色。

2

电话开始响起来的时候，有马义男正站在放有烧碱的水槽前，两手都浸在水里，仔细地洗刷着做北豆腐用的木框子。他看了一眼豆腐店墙壁上的时钟，刚刚九点过一点儿。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

“啊，大概又是杂货店打来的。”

油炸锅旁的木田孝夫回过头来，朝义男笑了笑。

“差不多也该来电话了。”

义男脱掉橡胶手套，把它放在旁边的水龙头上，然后向着办公室的方向走了过去。在这期间电话铃一直在响着。六声、七声、八声，在义男走到向着豆腐店这面的办公室的窗前时，电话响了十一声。

“不对，这可不是杂货店打来的。”义男回过头来说，“那位老兄可没那么大的耐性。”

听到义男的话，木田似乎说了句什么，可是全被换气扇的声音给淹没了，义男的耳朵里什么也没听见。

两个大豆桶占据了狭窄办公室一半的空间，义男朝着大豆桶旁办公桌角落里放着的电话机走了过去。拿起听筒时他还在想，谁能让铃声响这么长时间，打电话的一定是真智子了，想着把听筒放到耳朵上。

果然，听筒里传来女儿的声音。

“喂、喂，是父亲吗？看电视了吗？”

连声问候也没有，直截了当地问。义男本能地把目光转向旁边的客厅，那里有一个十二英寸的小电视，不过，现在是关着的。

“没有看，电视里有什么呀？”义男回答说。

“打开电视看看，啊，可能已经换成别的新闻了。”

真智子的声音好像因为激动而变得又尖又嘶哑，听起来好像哭过了，义男想着。

“新闻里到底播什么了？”

虽然听不清，可还是能听出真智子的呜咽声。

“是不是哭啦，发生什么事了？”

“发现尸……尸体了。”

义男拿着听筒站在那说不出话来。豆腐店里，木田把网子从油炸锅里捞出来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时换气扇不知怎么停了，接着又转了起来，好像是为了不干扰电话似的。

“尸体？怎么回事？”

真智子还在哭着，电话里只能听到她抽抽搭搭的哭声。义男的手僵硬地握着电话听筒，手上粘了烧碱的缘故，即使脱了手套，他也总是这样拿听筒。

“警察怎么说？”

“这……我还不知道。”真智子用颤抖的声音抽泣着回答，“我只是看到了电视，知道那是个女人的尸体。”

“是朝日新闻播送的吗？”

“是的。”

“在什么地方？”

“说是在墨田区的大川公园。”

义男一个劲儿的眨眼睛。那个大川公园，他是知道的。就在邻近的街区，离这里也就二十分钟左右车程的地方。是个观赏樱花的好去处，就在去年，合作社的观赏樱花的聚会就是在那里办的。

“一大早就闹开了。”真智子压低了声音说，“采访记者来了一大群呢。”

真智子的情绪似乎稍微平静了一些。她一直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情绪会一下子陷入极度悲伤而哭泣，转瞬却又可以止住悲伤平静下来。不过，过一会儿又会陷入亢奋的情绪里了，这样下去可不好啊，义男心里想着。

“这么说的话，那……”

实在不愿说出尸体这两个字，义男支支吾吾地问道。

“你说是个女人，是年轻的女人吗？”

义男想问是不是和鞠子的年龄差不多，但他说不出口。

“好像是。不过，听说是被肢……肢解的。”

“肢解？”义男想也没想就大声地反问道。因为豆腐店已恢复了平静，声音在水泥地面上回响。

“是啊，今天早上发现的，只有一只手。”

从屋里能看见，木田朝着办公室的门走了过来。一副担心的表情，眉毛都拧紧了。看来今天的事情已经传到他耳朵里了，没听见他出声，只见他的嘴巴动了动。

“是鞠子的事吗？”木田向义男询问。

义男摇了摇头，回答道：

“不知道。只是听真智子乱说的。”

“我现在心里慌慌的。”电话那头真智子说着，听声音又开始激动起来了，“不管怎么说，发现的是一只女人的手哇。”

“虽然不能肯定就是鞠子，可真让人担心呀。”

“怎么办啊？父亲……”

“我想，如果有消息，警察会来找我们的，还是等等看好不好？别想得太多了。”

一听这话，真智子就大声哭起来了。

“不是我想得太多了！”

义男闭上了眼睛。虽说是父女，义男今年七十二岁，真智子也已经四十四岁了。怎么说也是大人了——是该懂得害羞年纪的人了。可是，无论父亲怎样安慰女儿都没用，女儿就像被针扎了一样，自己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

“呜、呜，女儿不见了——已经有三个月了——怎么能让人不往坏

处想呢。”

“明白，我明白。”

“您怎么能明白呢，父亲也从没有过女儿失踪的经验呀。”

真智子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声音很嘶哑，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可以感觉到她肯定已经是泪流满面了。碰上女儿陷入这种情绪时，做父亲的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不过，现在的真智子真是太不幸了，义男深深地了解她的心，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

“你有没有向警察打听打听啊？”他试探着问，“如果是在大川公园里发现的话，负责调查的应该是分管这一片儿的警察吧。咱们一起去一趟，要不，先跟坂木先生联系一下好不好？”

“……呜，”真智子小声答应着，“要是找坂木先生，我先打个电话试试吧。今天早上的事他也许已经知道了吧。”

“如果找到他，啊……问问他，关于去确认的事应该怎么办才好？”

“嗯，仔细问一问。那，我呆一会儿就去父亲那吧，店里工作不要紧吧？”

“有木田孝夫呢。”

“啊，是啊，是啊。”真智子的声音像是被喉咙卡住了，“我在说些什么呀。”

“先沉住气。不过，你通知古川茂了吗？”

真智子沉默不语。义男也没出声。

停了一下，真智子说道：“那个人，就算了吧。”

“不好吧，正经是父亲呀！”

“他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给他公司打个电话问问看。”

真智子固执地说道：“知道了也不一定会来，我自己能行，父亲如果不能来，我自己一个人去。”

义男朝横放在电话机旁边的旧电话簿瞥了一眼，电话簿厚厚的，义男总觉得使用起来很麻烦。那里边应该有真智子的丈夫古川茂的电话号码。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吧——义男正想着，只听真智子在电话里厉声说道：

“您可不许给古川茂打电话呀。”